



源於奧運 李漢源

# 製作費昂貴 欲平手離場

數着數着，還有不足50天，東京奧運就要正式開幕了！

最近的一個民意調查顯示，日本那邊有超過六成的國民認為現在在疫情之下不適合舉行東京奧運會，覺得延期或者取消才是正確；但另一邊廂，國際奧委會、東京奧組委還在積極進行中，各個工作單位開始陸續到達東京，進駐各場館，而世界各地傳媒人也開始到達，紛紛進駐國際廣播中心（IBC）及國際記者中心（MPC），為今次轉播東京奧運作最後的準備。

奧運日子愈近，近日就愈來愈多人用懷疑的語氣問我：到底本屆奧運經過一年的延期後，是否能順利舉行呢？我相信全世界也沒有一個人敢賭100%肯定奧運一定可以如期舉行，但在現時情況下，各個奧運參與者一定要繼續努力讓每一個「零件」都上軌道，並以正面的態度對待這個東京奧運直至這個奧運完結為止，因為只有積極進行，奧運（以及各國的一切活動）才有機會慢慢回復正常。

而回看香港的情況，雖然香港因轉播奧運的版權決定得比較遲，準備時間不足，但在這樣緊急的情況下，現時也已組成採訪隊伍，分別來自 now TV、ViuTV、I-Cable、香港開電視、TVB以及 RTHK 等 70 多人的採訪團隊。

有些人問：今次幾間電視台合作負責製作奧運節目，不用付電視版權費，應該終於可以賺錢了吧？我過去也曾提及過，其實製作節目的成本也很昂貴，撇開其他支出不計算，最簡單就是評述及主持費用，政府要好幾

間電視台合共播放大約4,000小時，而每位每小時平均支出大約5,000元，這費用已經2,000萬（有些知名度較高的藝人主持，收費更貴），估計幾個電視台製作成本加起來可能達1億元，當然每個電視台製作成本可能不一樣，以TVB過往比較大規模的製作，其製作費就有可能達到5,000萬元。

那麼今次免了高昂版權費的東京奧運，各間電視台到底能否平手離場呢？

既然製作費這麼昂貴，是否有方法可以節省製作成本呢？其實是可以的，只要在香港只收衛星訊號，不派製作人去現場採訪，製作費就可以節省到最低了。曾經有傳媒老闆指出：「其實可以不用請評述及主持，你入球場睇波，現場幾時會有評述給你聽呢？電視播一場體育賽事，應該也可以不用評述，這樣可節省評述員不少成本，反正很多觀眾也批評電視台評述員水準參差啦！」

在商言商，老闆可能是對的，但在製作人而言這真的不敢苟同，我們以做好節目為首選，專業的評述員必不可少。縱然開源節流是很重要的，但我總覺得「開源」開得好，就是比「節流」更有效。過往在一次製作奧運節目過程中，老闆開宗明義對我說：「如果你要用錢就盡量用，如果你自己下不定主意，那就告知我。」我便如實向老闆匯報，我要用多500萬元，老闆想了一想便回覆：「好，那我要想辦法把這500萬賺回來。」多年過去，我都打從心裏佩服這種看重開源的「辦大事」營商手法。



方寸不亂 方芳

# 還在等什麼？

世衛將中國科興新冠疫苗列入緊急使用清單，成為世衛認證的第七款疫苗。同時，「科興」是繼「國藥」之後，第二款被世衛認證的中國疫苗。這個消息，相信有助於香港接種率的提高。

世界各地被疫情大包圍，香港經歷了四波劫難，又怎能獨善其身？明智的人（包括長期病患不能注射者）都知道注射疫苗的好處，但大多數市民都選擇等待和觀望。很多專家都催促市民接種，問還在等什麼？等什麼，等一個安全的訊號，等待第二代疫苗的出現，說到底，還是一個「信心」問題。政府需要對症下藥，「打針大抽獎」只是苦藥之後送的甜糖「嘉應子」。

「打針大抽獎」送禮送鐵票，無疑是一種誘因，但誘惑不是萬能，一旦與生命衡量，獎品也就顯得微不足道了。每個人都會把自己健康作兒戲，有年輕朋友說：「你想中獎還是中風？」當然說話有點極端，但也是觀望者最核心的糾結，怎樣解開這個結，才是政府在宣傳上需要動腦筋的。

台灣因為防疫政治化，才會搞到今天一團糟。香港抗疫初期，難免有人塗上政治色彩，把注射疫苗與「支持政府」掛鉤，甚至注射什麼牌子的疫苗，也將之區別為「愛國」或「不愛國」行為，這是極端低智的思維，不足為談；身邊不少有識之士，無論政見如何，都是按自己身體實際情況作考量，政治一上腦，就變白癡。

一位平日極端反政府的朋友，第一時間就注射了兩劑疫苗，還在群組裏告知，在美國工作的女兒也注射了，90歲的母親也注射了，還呼籲其他人群友，在身體情況許可下，趕快接種疫苗。她的鼓動比政府宣傳還要肉緊，你能說她「為政府做事」嗎？當然不是，她就是看到世界各地嚴峻的情況，為自己的健康着想而作出選擇，在個人健康面前，政治不是考量。



書聲蘭語 廖書蘭

# 印象蘇花

印象中的蘇花公路，是一條台灣東岸比鄰太平洋的天險之路；何謂天險？有句話形容：「凡走過蘇花公路的人，命都是撿回来的！」

這是花蓮對外聯繫的三種方式的其中一條交通要道，從花蓮到台灣東北角的蘇澳漁港，全長118公里（現102.4公里）。

颶風天，太平洋的海浪驚濤拍岸，浪花直沖上懸崖峭壁數千尺之高，再垂直而下跌落太平洋。蘇花公路奇險，卻風景奇美，尤其是太魯閣清水斷崖是台灣八大美景之一，台灣早期發行的新台幣鈔票就印有蘇花公路之景色。

印象中的花蓮，常年受太平洋海風吹襲，土地沒有台灣其他地方肥沃，有人說笑：「花蓮的特產就是颶風與地震。」可知，花蓮人要走出花蓮，才有出頭天。

一個地方的經濟繁榮與否，要看交通發達不發達？花蓮還有兩條路可對外聯繫；一是穿過崇山峻嶺的中部橫貫公路到台中。這一條中橫之路，沿途經過太魯閣、燕子洞、大禹嶺、合歡山、霧社。

記得我在中學時期參加「青年救國團」寒假活動——中橫健行。由於我報名的時間晚了，很多好的（吃得好玩得好睡得好）活動，已經被同學選滿了，我只好選這個小組——中橫健行，是出了名艱辛困難，兼且出團日期是在過年期間，我記得團員都是僑生，當我們知道我是本地生，覺得奇怪：過年為什麼不在家裏過年，他們因為不回僑居地，所以才報名參加這個活動。我們每天疾步勁走，用了一個星期的時

間，從台中的霧社步行走到太魯閣花蓮，回程經過蘇花公路，是世界著名的景觀公路，沿路觀看太平洋海景與斷崖峭壁山色，可說步步心驚膽跳，這也是我第一次上「公路局」的車途經蘇花公路回到台北。我記得有些路段連圍欄杆都沒有，山路崎嶇狹窄得只供一輛車單向前行，繞山轉彎的轉角，稍一不留神，就會連人帶車跌入太平洋。

中部橫貫公路沿途的溪水像藍寶石一樣，藍得清澈，小隊長說，溪水之所以藍，是由大禹嶺、合歡山的溶雪流下而成，冉冉白雲、輕巧燕子在我頭頂飛過，為此我寫下了一首詩《山旅》，紀念這一次的經歷。

花蓮對外的第三個交通方式，是向南通，經台東、高雄北上。對一個台北人來說，台東、花蓮根本沒有什麼機會到訪，由於交通不便，與世隔絕，造就了天然的美、原始與純樸。

蘇花公路自清朝開墾一段，經日據時期至今不斷改建，1990年終於開通雙線行車，公路拓寬，也有了火車，但意外卻沒有減少！發生於今年4月2日的太魯閣號列車在清水隧道前的車禍，造成49人死亡和247人輕重傷，不是天災是人禍。一列火車正在向前行駛，竟有工程車從山坡衝下，為什麼不建圍牆？尤其在陡峭的山坡工作，落石也可能隨時滾下，對於正在行駛的火車，鐵軌上哪怕有一顆小石頭，都容易出意外！

台灣的制度是否出了嚴重的問題？如此工程竟欠缺監管，是否有官商勾結？是否有包庇行為？這一場慘絕人寰的交通意外的處分是否被新冠肺炎的疫情蓋過問責？



●筆者在少年時期參加中部橫貫公路健行靈感所得。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連盈慧

# 山區電影

自從看過《姐弟倆》，隨後又看了《糯米糍的蘋果》、《唸書的孩子》……就不自覺迷上了山區影片，互聯網上以山區為題材的影片原來那麼多又那麼好，其中不少還改編自真人真事，故事有苦有樂，令人感動的止是新疆景色之美，而且還展現出山區居民刻苦勤勞性格樂觀純樸之美，真的不由不信只有山靈水秀的地方，才熏陶出潔淨無塵的心靈，才培養出善良敦厚的民族。

影片裏的角色，全沒有叫得出名字的大明星，而且看似全都是初登銀幕的新人，很可能是編導就地取人才，看準當中誰的性格與片中人物相符，才派定角色由誰來演。所以無論男女老少演員，全由原村挑選發掘出來；換言之，聰明的編導，是交由演員自己演自己，由於出自本性，就不是以演為演，鏡頭前每個角色演來自然流暢得如同天籟達到預期效果，那些絕不是可以從明星看得出

來的演技，一言一行，全發自原角色內心的真性情，影片就迷人在那點可愛的新鮮感。

童角都有他自身的本領，十一二歲身背籬筐大的「書包」攀爬藤梯鬆跨山上學，以及課餘看牛斬柴下廚燒飯的，明明看出都是來自日常真實生活磨練出來的本能，城市的神童明星就不可能有這樣的「演技」；老爺爺老奶奶如此和藹可親，說話理理，語氣和表情，一般城市明星五官裏就沒可能流露得那麼自然。

鄉村女教師更不用說了，觀眾留言區內一致驚艷，都說美女見多了，從未看過山區電影裏頭的「真」美女；那是說，原色原貌，連蛾眉也毋須淡掃的美女，清純得如清泉一樣的美女，也真是只見於山靈水秀新疆的山區，而非千百種什麼膏鉛乳液化妝用品可以塗抹出來和整容過的城市美女，不由令人驚覺到勞動美原來那麼超越機械化身。

看山區電影，看景物，看人物，就是那麼舒暢。



●不是耍演技，是上學呀！作者供圖

# 看《黑白魔后》

由兩位金像影后主演的《黑白魔后》（Cruella，見圖）可謂近期熱門電影，票房也報捷。故事改編自著名的迪士尼電影《101 斑點狗》及其相關動畫片中的角色庫伊拉德威爾（Cruella De Vil）。

我不算是迪士尼電影迷，也沒看過被視為本片前傳的《101 斑點狗》，但對這部長逾兩個小時的電影還是看得津津有味。女主角被海報塑造為「迪士尼史上最潮時裝魔后」，乍看很詭異，以為是以時尚包裝的成魔電影或另一部《穿Prada的惡魔》。其實兩者都不是，編導卻巧妙將兩者融合，既有故事性，也具視覺震撼，而且劇情緊湊，跌宕起伏，加上場景和服裝賞心悅目，令人追看下去。

電影一開始就設了懸念——一個女嬰出生。女嬰長大成為反叛的女童艾絲黛拉（Estella），差點被學校開除。在一次和母親赴倫敦出席晚會時，由於自己的魯莽惹怒了斑點狗，狗隻衝向站在懸崖邊的母親，躲在角落的女兒親睹母親墮崖而死。內疚的女兒流落街頭，結識童黨，以盜竊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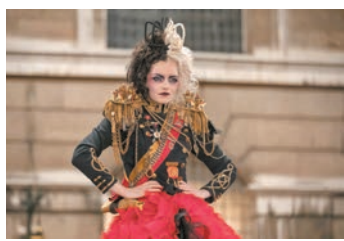
十年後，長大了的艾絲黛拉（愛瑪史東飾）在知名百貨公司打雜，自小有時裝天賦的她無意中布置的櫥窗，被高級時裝設計師、男爵夫人（愛

瑪湯遜飾）看中，聘為其助理。卻在接觸後發現，這位傲慢的時裝女王居然戴着母親曾送給她的寶石項鍊，更是施計殺其母親的惡魔。於是，她以時尚破壞者庫伊拉面貌出現，專門在男爵夫人的時裝騷上搗蛋，展開一場「以惡鬥惡」的復仇大計。

由人氣正旺的愛瑪史東飾演艾絲黛拉及其化身庫伊拉，一個是個性反叛、身世可憐的街頭女孩，另一個是具報復心的時裝魔后，兩個角色既交錯也交疊，矛盾又統一，演技得到很大發揮。飾演男爵夫人的愛瑪湯遜的表演也出色，她把這位雄霸一方、煊赫一時的時裝女王那種自戀專橫、心狠手辣的個性演繹得淋漓盡致，尤其是那惡毒的眼神和冷酷的表情，令人震撼而厭惡。

男爵夫人高高在上的威嚴和街頭孤女爭取機會的卑微形成對比，兩人的衝突除了是兩代時裝人的較量外，也是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階級矛盾，當中更隱示了親母謀害養母、更試圖殺死親生女的慘烈，可謂揪人心靈。

值得一提的是，電影雖然展示了孤女如何「魔化」，卻是有掙扎的，包括被她視為家人的好友的勸諭：殺了她（男爵夫人），不會令痛苦消失。當然，結局不是女兒弑母，而是施計令其落入法網。算是正面信息。



百家廊 采拉

游泳的花到底帶來什麼訊息呢？

游泳池外圍植滿綠樹。好幾棵花謝以後結嫩綠果實的椰子樹，更多也會開花，但結紅果的棕櫚樹，另外生得稍矮，既無花亦無果，只長綠葉的是棕櫚科綠植，同樣不見花的羊齒類葉片，密密相互交疊，看似無縫隙，葉子卻梳子般左生右長，成了圓形扇模樣，本應雜亂無章，幸好勤奮園丁每天忙碌澆水、施肥和剪裁，大小高矮的樹們結伴圍繞池邊。茂盛蔥蘢似在比賽誰最鮮綠欲滴。游泳時昂頭看藍天白雲，轉個身，周圍濃密的青翠綠蔭既養眼又養心。南洋氣候燥熱如火，只有在泳池裏，在蛙式和自由式交替的恍惚間，感覺自己在森林中游泳，清涼舒適漸漸浮上心頭。

池底下鋪墊着深藍和橘黃瓷磚，陽光下閃爍的濃淡光影，點染得池裏的水比誰都格外忙碌地晃動不已。泳池三個，二大一小成個L形，看似相連，泳者可穿過過的只是兩個大池，貼着三個泳池旁圍了長形坑地，專植同一種花。初時只見葉子不見花，青綠瘦長葉片，真像近水而栽的水仙。猶記首次相遇水仙，是加拿大溫哥華的春天。一眼望去，每條路兩旁皆水仙，到公園更見這裏那裏流光溢彩。花團錦簇的水仙在陽光下絢麗奪目，拍回來的照片沒時間重複看，心裏帶回來的，時光流逝多年仍無日或忘。

多年以後到福建，與漳州水仙初次見面，才知加拿大那花型大香淡味的是洋水仙。漳州人謙虛，總說自己住小城，起初相信。漳州老城不大，幾條街加一個九龍公園，好像散步也就把小城走遍。一回聽說漳州三寶為：中藥片仔癭，健康第一；另外二寶卻都與文化及審美有關。一是八寶印泥，一是水仙花。原來漳州人心裏文化才是寶，叫人不敢小覷漳州。自漳州回南洋，發現熱帶沒水仙，因為喜歡漳

# 游泳的花

州，愛上水仙，一有時間，便把水仙描繪宣紙上。

都說南洋沒水仙，沒想到新房子泳池邊，竟有水仙相伴，值得翹首企盼。到時一邊游泳一邊觀賞，再加馨香馥郁的水仙香氣，令人憧憬的游泳時光呀！期盼太久，免不了不斷重看。漳州水仙葉片薄些，長相稍瘦，苗條秀氣，優雅精緻。眼前這些綠葉水分飽滿，比較起來便叫粗大厚實。肥厚葉子的熱帶水仙會開出什麼樣的花呢？晨運時經過孩童們揚起快樂喧鬧聲的泳池，佇在池邊看他們快樂地追逐一朵在水裏陪伴他們一起游泳的花。再看清楚，竟非追逐，他們在水裏玩爭搶遊戲。一個口裏喊說我要，在水中像浪裏白條般，伸手就去撈他身前的花，一個衝過來高聲叫，是我的，也伸出手要去攔那朵水裏的花，也許是被孩童拍打的水浪沖擊吧，那花在水裏游來游去，另外一個突然從他們中間穿過，伸手一抄，我抓到了！然後他順手往泳池外丟出來，花，正好掉在我腳下。

我轉頭一看，游泳池邊的類水仙一整排都綻開了！不是漳州的中國水仙，亦非歐洲洋水仙。它像洋水仙般大，花瓣上長着瘦長鬚鬚的白色花，我叫不出名字，把游泳的花拍照後發在朋友圈，製作一則「尋花啟事」。你聽過曼陀羅花？答案5分鐘後來了。我還來不及回答，給我答案的朋友再來一則說：「有人稱它彼岸花。」很久以前接觸佛教，對佛教文化頗為喜好。記得有次因緣際會，在找不到書的年代，居然讀到一本佛教雜誌裏，提到名字為曼珠沙華的彼岸花。

傳說很久以前，冥府三途河邊，開滿彼岸花，此花之香有股讓人回憶自己前世的魔力，因此被當成妖花。名叫曼珠的花妖與名叫沙華的葉妖守護着彼岸花，由於花開不見葉，葉長出來時花就謝了，彼此只能瘋狂地想念卻從沒見過面。有一年7

月，曼珠和沙華違背了神的規定，偷偷相會。神怪罪下來，把曼珠和沙華打入輪迴，並受到詛咒：生生世世不能相遇。每一次在轉世的黃泉路上，聞到彼岸花的香味，曼珠和沙華就想起自己的前世，然後發誓再也不分開，卻照樣再一次掉入詛咒的輪迴。破解詛咒唯一的方法是兩個人的眼淚結成一朵花，但，這朵淚花還要加上其中一人的所有血液染成赤紅。傳說中的曼珠沙華是血樣的紅！朋友說我照片中白色的花是彼岸花，名曼陀羅。我認識的彼岸花卻是紅色的，叫曼珠沙華。

到底誰錯了？傳說接着有來：輪迴無數後，有一天佛來到這裏，見一株形紅似火的花，只一眼便知其中奧秘。佛把花從地上拔出來，放在手裏說：「前世你們想念不得相見，無數輪迴不得相守，我無法幫你解開咒語，只能帶你去那彼岸，讓你在你那兒開遍野吧。」路過地府三途河，河水濕了衣服，紅花就包在衣服裏，佛到彼岸解開衣服，發現火紅的花已變純白，佛笑說：「銘記不如忘記，是是非非，怎麼分得掉呢？」佛將這花種在彼岸，叫它曼陀羅，又稱彼岸花。可是佛不知道，被河水褪色的白色花，我紅包在衣服裏，終日哀號。地藏菩薩神通非常，來到河邊，拿出一粒種子丟進河裏，一朵紅艷的花長出，地藏菩薩將它拿到手裏，嘆息：「你既脫身而去，得大自在，為何要把這無邊的恨意留在本已苦海無邊的地獄裏呢？讓你做個留在使者，指引他們走向輪迴，彼岸已有曼陀羅花，就叫你曼珠沙華吧。」從此，彼岸這邊有了白花，彼岸那邊長出紅花。生生世世，永遠相望。

白色的花在陽光下明亮亮地綻放，究竟是曼陀羅還是曼珠沙華呢？花並不介意，在意的是聽故事的人，不斷探究，只因哀傷的傳說裏充滿了悲苦和淒美。在游泳池裏游泳的花，它究竟要告訴我什麼呢？



獨家風景 呂書練



琴台客聚 伍卓榮

# 桃金娘在漫山遍野間盛開

閒暇之餘，小區裏的鄰居們喜歡互相串門去參觀別家的花園，作為園藝愛好者，本朵亦不例外，因懶得走遠，去得最多的是對門的漫雲姐家。

前些日又去漫雲姐家看她種得十分美麗的無盡夏和各色月季花，無意中發現她去年種下的一株桃金娘已經開了滿樹的小花，有的花兒已經謝了，掛上了一個個小小的青色的果子，被初夏的陽光一曬，散發出一股誘人的清香。

我曾跟隨父親在粵北的韶關、乳源山區生活過很長的一段時間，對於山野的夏天的記憶，便是漫山的桃金娘花和果子。南方山裏的鮮花幾乎是四季不斷的，當杜鵑花和野百合凋謝了之後，桃金娘花便次第地開放起來。桃金娘花極美，形似桃花，與一般花開後顏色會愈來愈淡相反，桃金娘花初開時是泛白的粉紅色，慢慢調就變成了玫紅色，最後變成紫紅色，花瓣凋謝後，青色的小果子連接在細長的花梗上，像是一個袖珍的法式紅酒杯，在紅白相間的花朵中，別有一種浪漫的意味。

《綱目拾遺》中介紹桃金娘曰：「粵志，草花之以娘名者，有桃金娘，叢生野間，似梅而未微銳，似桃而色倍頹，中莖純紫，絲綴深黃如金粟，名曰桃金娘。八九月實熟青紺，若牛乳狀。」花、果的形狀是對的，然而「若牛乳狀」卻不知從何而來。就像看完《哈利波特》至今，我研究了很久，還是沒弄明白作者為什麼要給那個成日在洗手間哭泣的鬼魂女孩起名叫桃金娘。而桃金娘作為一種頗受歡迎的美味的野果，在廣東被稱作「稔子」和「崗稔」。

童年時代的幾乎每一個暑假，我和小夥伴們最大的樂趣都是在山上摘稔子吃。放暑假的時候正是稔子成熟的時候，大家不約而同地把書包倒空，背着就往山上跑，根本不用費力地尋找，在粵北，稔子樹和雜草一樣遍布山間。熟透了稔子由淺青色變成了深紫色，圓鼓鼓的，像一顆顆寶石般地掛在枝頭，摘一顆放進嘴裏，頓時滿口甘甜，吃得了，舌頭和嘴唇都被染成了紫紅色，大家便互相取笑起來。一邊吃一邊摘了往書包裏放，肚子吃飽了，書包

裏的稔子也放滿了，這才心滿意足地回家。稔子拿回家，家長並不是都喜歡的。本朵的父親好飲酒，摘再多的稔子他都可以用來泡酒，而給我們做零食吃的反而少了。小夥伴中有才從外地來的，不知稔子多籽吃了容易便秘，第二天便聽得他在家中呼天喊地，後來聽說因為吃了稔子便秘得厲害，他母親便用棉籤替他掏大便，掏完又賞他一頓「竹筍炒肉」，勒令不許再吃稔子。在物質匱乏的時代，想管束孩子不吃那樣鮮美的野果實在是有點困難，而要解決便秘卻是有很多辦法的，於是「竹筍炒肉」吃完，稔子還是照吃不誤。

前不久鄉下祭拜外公外婆，走在田間小路上，看到田邊的桑樹上掛着小時候愛吃的桑果，便高興地摘了兩顆來吃，入口，卻已不是從前的味道。地裏打了許多的除草劑，果樹用化肥和驅蟲藥也成了常態，熟悉的味道大抵只能在記憶中去找尋了。

但願鄰家的稔子成熟時，還能感受到桃金娘的浪漫，還能吃到兒時的味。